

夜光杯



苏州有两家书店,我甚觉美好。一家是文学山房旧书店。二〇一九年十二月,我们一群稻友结伴赴苏州,说是吃大闸蟹,蟹还没有见着影子,先就去了钊家巷,寻觅文学山房旧书店。

上书洲喝茶

周华诚

这一家文学山房旧书店,早已声名在外,这和书店主人有关——其实每一家书店,都跟主人有关,主人特质越突出,书店越开得好;反之书店就平淡无奇。这跟开民宿几乎是一样的道理。且说文学山房,一间小小的门店,静静隐匿在平江历史街区的一个角落。巷子人不多,门前几棵树,落光了叶子,显得寂静得很。书店主人江澄波老先生,年已九十有四,眼神好使,还能写字,也能修补古籍善本。我们去的时候,他正埋头在小桌上,手执放大镜,翻一本什么书。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书店,就把里面塞满了,和满架纸页泛黄的书一样挤挤挨挨。老先生说,这个书店是他的祖父开设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专门贩售古籍。到民国二十年,书店迎来鼎盛时期。古书盈架,文人雅士接踵而至,

书店也闻名大江南北。那时候,名家张元济、顾颉刚、章太炎、郑振铎,都是书店的常客。满架古书,线装书为多,古雅沉郁,静气流深。稻友都是爱书人,淘宝一样地,淘了好些宝贝,《怎样种植杜鹃花》《学校体操教材选集》,诸如此类。我们又买了老先生著的《吴门贩书丛谈》上下册,请先生签名。翻书,签字,合影,一时之间,旧书店里暖意融融。

另一家美好的书店,则是太湖边的上书洲。书店的外观,是一艘船的造型,一艘满载着书的船。这船要驶向哪里去呢?太湖湖面浩渺,有了书,旅程便不会孤单。上书洲,是上书舟,也是上苏州。洲,也是江中的沙洲,有了书,沙洲上繁花遍地。我第一次去上书洲的时候,是黄昏,见了一湖铍金夕阳。后来又去了两次,见到了冬日和春日的太湖。



这太湖之滨的上书洲书店,之所以美好,也与书店主人兼诗人袁卫东先生有关。袁老板把书店,营造成自己心中的理想家园。

最近一次去上书洲,是在四月,万物欣盛,我在书店做了一场分享。上书洲书店就像一间大书房,用袁老板的话说,他是在重建旧书店的秩序,也就是无序——看起来无序,其实是一种懂书人的秩序。在这个书店里,大多数书都一本一本平放起来,架上的,桌上的,椅子上的;地上的书,也堆叠至半人多高,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,真有如书山也;徜徉其中,不管你是站是坐是卧,伸手便可取到书。且放下世俗的牵绊,就在这里迷失了吧。有了这样一颗迷失的心,然后,处处就有了惊喜——这本书很好,那本书也很好,不知不觉,就淘得了一堆书。

在书店买书,这种偶然的相遇,至为美妙的,也是实体书店至有价值的地方。我们在网上购物,都是直奔目的而去,哪有这样左顾右盼、猴子摘桃掰玉米的乐趣?袁老板是个读书人,也深懂读书人的心。那一次,我们在书店聊的是江南的生活与文化。我刚出了三本江南的书,《春山慢》《寻花帖》《廿四声》,话题也因此而起。我以为,江南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探索的极致。其中的代表,便是苏州和杭州。说到江南文化,有两点逃不开:一个是传承,即怎样把江南文化的传统给传承好,另一个则是创新和发展。社会不是静止不前的,

徐书城以治美术史和美学闻名于学界,而早年在书画篆刻方面的造诣却鲜为人知。篆刻艺术大师陈巨来先生在他的著作《安持人物琐忆》写徐邦达的章节称:“其子书城13岁时即拜余为师,毫无报酬,而当时成为余学生中唯一佳才。”陈巨来晚年把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徐书城《晚节图》赠予徐邦达,题款曰:“此哲嗣书城十四岁所作,颇有萧萧凌风之意,今日稚者视之瞠乎后矣。”可见陈巨来先生对徐书城这方面才能的肯定。

徐书城家学渊源,于篆刻之道有天赋,眼准,手准,心里美,悟性高,于是拜师不出数年,乃成师傅助手。巨来先生于应接不暇之时往往嘱徐书城代劳,初凿成规后,再拿去亲手修饰乃成。1954年徐书城将篆刻作品集于一册,名之为《书城印谱》,由杨清磐(按:为上海中国画院所聘第一批画师)题签,其中多有后来徐邦达先生画作落款用印,如“徐邦达画”“螭叟”“孚尹”“李庵”等。用过徐书城所刻名章的还有陈巨来、应野平、张大壮、陈定山、吴子琛、张珩(葱玉)、王己干等。其时篆刻者众多,徐书城户限为穿。可是好景不长,大约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不见他奏刀了。其时他才二十六七岁,正值创作黄金时期,却为什么洗手不干了呢?

原来1958年徐书城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,从此成为舞美工作者,注意力转移了。他在舞美界崭露

头角后,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抽调进样板戏剧组,参与《沙家浜》的舞美创制。到了1970年代后期,他的主要精力又转移到学术研究。这次转型是他的归宿,来源于一个心结。

徐书城于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西语系,一年后适逢全国高校“院系调整”,浙大西语系归并给了低一个等级的杭州大学,他觉得委屈,就自动肄业了。第二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,谁知读了一年又肄业了。原来当时高校大力推行前苏联的教学体制和学术思想,徐书城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,于是受到系主任——一位学术权威的点名批判,

徐书城治印与治学

翁思再

一怒之下他毅然辍学离开了北大。他在《我的学术生涯》里写道:“我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念的是西语及历史,旨趣是艺术史和美学,最初的动机仅是想去弄清一些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……”“当年流行的观点认为‘文人画’是‘反现实主义’(形式主义)的,是必须彻底‘否定’的绘画艺术……”原来,当时充斥于我国理论界的所谓“现实主义”文艺理论出自“苏联老大哥”,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理论,为害甚烈,为徐书城所批判。徐书城反对庸俗进化论等极度反感,然而在当时,他写的相关笔记和文章只能束之高阁。上世纪七十

年代后期他主动从北京京剧团转行到中国艺术研究院,专治美术史和美学,于是反思文章喷薄而出。1979年他在旧稿基础上撰写《概念和标签——略论现实主义及其他》,登载于《美术史论》1981年第1辑,竭力批判前苏联所谓“现实主义”文艺理论。

徐书城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来自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。他还说:“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最好自己能有一定的创作实践的体验,这对理论探索是大有裨益的”(见《徐书城文集》P.8)。他主编《中国美术史·宋代卷》,出版《中国绘画艺术史》《宋代绘画史》以及《艺术美之谜》《中国画之美》《走向现代艺术的四步》《徐书城文集》《美学危言》等一批和绘画美学有关的著作,几乎耗尽了半生心血。

及至晚年他又拿起了画笔,力图闯出一路把写实和写意熔于一炉没骨花卉画,可是却再也没有治印。徐邦达先生曾经对这位爱子未能继承自己的艺术衣钵表示遗憾,否则其必有大成云云。然而我却认为,虽然中国的艺坛上少了一位篆刻家,但是多了一位富有创作实践、执着而不尚空言的美术史家和文艺理论家,不亦幸事乎。

(本文为《徐书城篆刻集》序。该书与《徐邦达书法集》合为一书,已由西泠印社出版)

小Q

林筱瑾

QQ鼻周有圈蒜形白毛,天生欢喜小丑的样儿,胸前的一摊三角图案又像绅士脖子上的围兜,或驰骋跳跃、或慵懒黏腻,最喜蹲在高处与人平起平坐,淡绿的眸子中丝毫没有被判“终身监禁”的哀怨。

掐指一算QQ已五岁,绝育后三年里体重爆增,硕壮的身材和小区里橘色流浪猫相比,让猫妈又急又恼。除了适当让它挨点饿以外,如何控制体重呢?绞尽脑汁给它找个伴儿,凑一对共同玩耍当作减肥吧。

随着白美“新娘”小六的到来,以为QQ会仗着身高马大恃强凌弱,结果第一天形势就完全反转,萌妹变成霸王花瞅着小碗里的,还贪吃哥哥的一份。

第二天,“新郎”失踪了,躲在沙发下的角落不吃不喝,用它最喜欢的鱼罐头才将其诱出,但就是滴水不沾,猫妈变着法儿调配可口食物也毫无起色。又一天过去,“新郎”依然呆滞,拒食拒水的绝绝模样。养猫人最怕猫瘟,难道外来妹带来了病菌?糟心、纠结和不安之下我决定带“儿”看医生。

得知病况,宠物医院林医生为它做个肛拭,排除了猫瘟,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然而,要彻查还需验血,近一个多月后,血指标也出来了,正常!“别急,还不能排除肠胃炎”,猫妈既来之,宁愿多查也不能漏查,不一会儿,一番正常的“体检”报告又打印出来,可猫妈悬着的心还是无法放下。最后,医生还是用排除法判断得出结论:因新来的“小六”,QQ得了应激反应的抑郁症。

原来动物也有“独生子女症”,喜欢专宠!遂让它慢慢习惯“分爱”。



古人每逢清明总会以各种方式纪念逝去的亲人,烧纸祭奠,闻香缅怀。宋代文人做这般香事时流行烧闻沉香。苏轼的一首词《翻香令·金炉犹暖麝煤残》,描写了香事活动纪念亲人的情景。当时年轻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的第四年,返京还朝,爱妻王弗去世,一阵悲痛,遂做词以怀念。“金炉犹暖麝煤残。惜香更把宝钗翻。重闻处,余熏在,这一番、气味胜从前。背人偷盖小蓬山。更将沈水暗同然。且图得,氤氲久,为情深、嫌怕断头烟。”

看合欢杯尽,连理花开。笙歌上下楼台。更罗绮丛中薰麝煤……”宋代陈允平的《山房》:“此际衣偏湿,熏笼着麝煤。”宋代释绍嵩《山居即事》:“病目书淫欲,熏炉灼麝煤。山将落日去,风带旧寒来。”“金炉犹暖麝煤残”,意思明确了,铜香炉里的香块未烧透,得翻动一下,“惜香更把宝钗翻”。这里面关键一个“翻”字,表明不是在燃线香,通常的香柱,插在铜银制或瓷制的香立上,香燃尽,无需翻。如果点燃的是篆香印,篆香条燃烧到最后,火自动熄灭,香事结束。这个过程也不必“翻”。那么,有一个可能,苏轼玩的是闷香。闷香,简言之,在行炉里置大半香灰,中留小洞,把点燃并泻火的香块埋入香灰下层,再用隔板覆盖。被埋入香灰中的香块如果燃烧不透,得翻动一下,透透风,补充氧气,继续燃烧。“宝钗翻”,有时用金银珠宝制作的簪子来翻动

富贵

那秋生

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。“晏元献公厚息田里,而文章富贵,出于天然”,“每吟咏富贵,不肯言锦绣,而唯说其气象。若‘楼台侧畔杨花过,帘幕中间燕子飞’,‘梨花院落溶溶雨,杨柳池塘淡淡风’之类是也。”晏殊出身卑微,却做了善言富贵的太平宰相。晏殊诗词中从来不用“金”“玉”之类的眼字,其咄咄逼人的富贵气象,来自诗词中闲静典雅的氛围——这就是对富贵最好的注释。

江南文化的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,它需要跟随社会发展,不断填充、增加、发展新的内涵。相较之下,苏州和杭州,这些年都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,补充和发展了江南文化。

上书洲书店,难道不是正代表着江南生活的美学新高度吗?理想主义的人,借用这样一个地方,创造着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。有书,有茶,有同频共振的朋友,有让心灵悠游的生活。我们身处世界,

富贵是一种骨子里的闲逸,和满身的珠光宝气无关;富贵诗重在意境上的雅致,和堆金积玉无关。宋代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中“晏元献公厚息田里,而文章富贵,出于天然”,“每吟咏富贵,不肯言锦绣,而唯说其气象。若‘楼台侧畔杨花过,帘幕中间燕子飞’,‘梨花院落溶溶雨,杨柳池塘淡淡风’之类是也。”晏殊出身卑微,却做了善言富贵的太平宰相。晏殊诗词中从来不用“金”“玉”之类的眼字,其咄咄逼人的富贵气象,来自诗词中闲静典雅的氛围——这就是对富贵最好的注释。



不尽全是美好事物,但只要侧身进入这样一间书房,那些事物就退后了,就消隐了,就无足轻重了。毛姆说,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文学山房、上书洲,都是在用自己的半生实践,呈现出一种美好生活的样子来。

我们在包浆温润的老榆木茶桌前围而坐,袁老板给大家添水煮茶。煮的是老白茶,关山月白。读书从来翻山越岭,喝茶过往万水千山。有第一次见面的,也有早就相识的,旧雨新知,相谈甚欢。桌上一盆菖蒲苔藓养得好,苍碧茸茸的样子。我们的身后书山起伏,我们的窗外烟波浩淼。我们的眼前一副旧楹联:一榻清风书叶舞,半窗明月墨花香。

摄影术的发明,没有使绘画凋亡,反而给艺术家增添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科学技术飞快发展,人们的鉴赏力也会慢慢地跟进。数码摄影的盛行,电脑修图的日新月异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

那么,为什么许多人还是钟爱胶卷摄影呢?一次,我和一位美国摄影师聊起这个话题,他专程来上海“采风”,用的是胶卷相机。他说,美国也有很多人坚持胶卷摄影,一是为了享受整个过程:取景、用光、选择光圈、曝光速度、胶卷照片的冲晒、后期制作等等,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扎实的知识和经验。当年我们用的120胶卷,有一种6X9的底片尺寸,每卷胶卷只能照8张,这就迫使摄影者在快门门前再三斟酌,这样拍得的照片成功率较高。其次,成像的效果上胶卷相机更好,胶卷相机的像素相当于3000万,几乎是最好的数码相机像机的两倍,这就意味着如要超级放大,用胶卷相机效果更好。

这张名为《小女孩》的照片,是我近年来拍黑白照片比较成功的一张。小女孩略带稚气的神态很逼真,拍照的时间是8月某日下午五时,阳光好,全逆光,依尔福Delta黑白胶卷,ASA100,前苏联制造的“卓尔基”3C像机,“朱庇特-11”型13.5cm中焦距镜头,距离2.5米,快门二百分之一,光圈F4。

前苏联是一个照相机生产的大国,它的相机机身做得粗糙,但是镜头的质量十分了得,尤其是它的“朱庇特”系列镜头,是当年德国“沙纳”镜头100%的翻版,二战结束后,德国的照相机工业悉数被苏联接管,“沙纳”镜头以其结像率细、反差柔和著称,特别适合拍人像照。由于用了大光圈,又是13.5cm的中焦镜头,照片中的背景(树木)被虚化,人像特出,层次感非常好,树木的光晕产生了特殊的效果,这种效果是数码摄影很难达到的。太阳光被树叶“过滤”,减弱了反差,折射在人的头顶和右脸上,给小女孩的表情增添了活力。

摄影



宋代流行的博山炉的材质,有铜制的,名贵。瓷制的多见。当时诸多窑口都生产这类博山炉。苏轼看重闻香器具,在词中这幅描写的“金炉”,就是汉代铜制博山炉的造型,至于是否汉代造,还是宋代产,没有说明。“沈水”,即沉香,闻香要绵延不尽,忌讳断烟。苏轼在妻子灵柩前如此焚香怀念爱妻,用古物之形事香,风雅之极,诚意至笃。